

無風浪

朱新楣 著

无 风 浪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• 內 容 提 要 •

本書收集兩個短篇小說。

“春节的早晨”是一个十分复杂、又十分巧合的爱情故事。但从这个故事中，作者写出了軍官、大学生和周慰冰姑娘的高貴品質。

“无风浪”确是个沒有风引起了巨浪的故事。作品批判了某些人不进門調查研究、官僚主义地对待生活，結果几乎断送了人家的幸福。

无 风 浪

朱新楣 著

*

江苏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〇〇一號

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南 京 湖 南 路 十 一 号

新华书店江苏分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 7/8 字数 54,000

一九五八年二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八年二月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-8,000

目 录

春节的早晨.....	(1)
无风浪.....	(48)

春节的早晨

天色阴沉得吓人，西北风呼啦呼啦的叫啸着，肆无忌惮地卷过海面。眼看一场大雪就在明天。轮船在狂风巨浪里颠簸着，喘息着、挣扎着向前进。

天气非常冷，从窗缝中鑽进来的风分外刺人。船身猛烈地一起一伏，使人象悬在半空里一样；机器轰轰轰嘎嘎嘎的震响声，更叫人心烦意乱。乘客们有的在呕吐，大声地打着恶心，咒骂着天气；有的缩着脖子，袖揣双手，昏昏沉沉地似睡非睡。一个圆脸，翘鼻子，细眼睛，穿着满是油渍的蓝布棉衣的服务员，一边忙着打扫乘客们呕吐出来的污物，一边宽慰着大家：

“嘿嘿，这点点风浪有啥希奇，比坐电梯还好受啦！早几天风浪比这个还要大，站都站不稳，那才要命呢。”

一个中年妇女呕吐得泪珠直滚，面色发青，她狠狠地白他一眼：

“哼，你还嫌它小？你巴望它再大一点！”

她没有说完，又呕——地呕出一大滩青水，喷在服务员的脸上。服务员用手背抹抹鼻子，看看湿漉漉的衣服，触触地说：

“再大一点，我还要倒楣哩！”

右舷靠窗第一排座位上坐着一个上尉军官，他的脸长长的，鼻梁很高，皮肤白晰，帽檐下的一对浓眉显得很刚劲，眼窝很深，眼角已刻上了好几条细细的皱纹。这个上尉军官是驻防海岛部队的副营长王国亭，他已经二十九岁，但是看来他的相貌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。今天早晨天还没有亮，他就从营房跑步到轮船码头，这时候码头上只有寥寥几个乘客，离开船还有二个多钟点。他买了船票，急不可耐地踱来踱去，不时瞧瞧手表。好不容易一分一秒地等到检票上船，轮船长鸣一声开动了，而咆哮了一夜到黎明前刚刚安静下来的西北风又突然变本加厉起来，而且轮船又是迎风前进，使它的速度大大降低。王国亭经过一九五〇年的海上练兵，经过这几年来海岛生活，狂暴的海洋对他来说已不再是那么陌生那么可怕，轮船的一起一落，不但不会使他晕船，反而使他感到象坐摇篮一般的舒适轻快，催他入眠。可是，今天这一丝一毫都引不起他的兴趣，他只希望风浪赶快停息，轮船开得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，当然更理想的是风浪能够换个方向，变成两只巨大的手臂，来帮一把这显然已上了年纪的呻吟气喘的发动机。

轮船转弯抹角地穿过群岛，駛入了一望无际的海面。风浪更猖狂了，船身更摇摆不定。刚才透过窗櫺，望见慢慢向后移去的岛屿，还可测知船行的速率，而此刻，窗外是一片滚滚的海水，轮船就彷彿在原地打转转。王国亭已不知多少次的瞧瞧手表，打开窗子把头伸出去望望船行的方向。窗一开，一股尖利的冷风刮进来，周围的乘客冷得打哆嗦，不满意地投他几

眼。坐在他旁边的一个老太太实在忍不住了，用枯柴般的手指拍拍他的背脊恳求说：

“同志，太冷啊！关了吧！”

王国亭赶紧把头缩回来，关上窗，抱歉地笑笑。“何必这样急呢，迟早总会到的，急有什么用啊！”他安慰着自己，命令自己闭上眼睛，什么也不想，最好能够睡着，不知不觉的，啊，等到醒来……他把头仰天靠在椅背上，紧闭着的眼睛，闪出微微的笑意。但是，不到三分钟，他又猛地睁开眼睛，看看手表，隔着玻璃窗望望前面，然后轻轻地叹口气……

下午三点钟，轮船驶近了宁波。船舱里轟地一下子骚动起来，乘客们如释重负似的站起伸个懒腰，活动活动麻木了的四肢，整理着行李。王国亭更愈来愈激动、紧张而兴奋。很早很早他就把帆布袋从座椅底下拖出来，放在膝上；当他远远望见那个耸出屋面的医院水塔，“马上可以见到她了，马上可以见到她了！”这个欲望更猛烈地扣动他的心弦，使他涌起一股幸福的感觉，他全身的血液在沸腾，心房砰砰乱跳，面颊通红，鼻尖沁出汗珠。他下意识地摸摸口袋里的结婚申请书，看看有没有忘记带来，或者是不是失落，当他肯定它安然无恙时，他笑笑，耻笑着自己：“王国亭啊王国亭，你哪像个上尉军官，你不过是个傻孩子！”

轮船一靠码头，王国亭跨上岸，穿过拥挤的人群就急急忙忙地向医院走去。这一天是旧历除夕，恰恰是星期天，医院里很清静。值班护士告诉他周慰冰在宿舍里，他含笑道过谢，就转身走向宿舍。

宿舍在医院的最后面，是一排独立平房，洁白的粉牆，天藍色的窗櫺，明淨的玻璃窗，显得十分清潔、和諧、幽靜而又朴素。它和院部隔着一個大花園，花園中間鋪着一條磚砌的小路，正直對周恩冰的房間。王國亭想不讓她預先發覺，所以沒有走這條小路，他蹣起足尖沿着籬笆迂回過去，又蹣手蹣腳地走到門口，整了整軍裝，拉了拉帽子，看看四周無人，啪地一碰腳跟，筆挺地站着，忍住笑，壓低嗓音喊道：

“報告！上尉副營長王國亭奉命來到，可以進來嗎？”

以前王國亭第一次開這樣的玩笑時，周恩冰被嚇了一大跳，她以為出了什麼事，慌張地出來開門，一見是他，笑得前仰後合。後來，她不是故意不出聲，就是裝出一副首長口氣：“不可以，不許進來！”——這一對愛人難得的幾次會面，自始至終就是這樣浸沉在孩子般的無憂無慮的歡樂里。

門開了。今天周恩冰沒有假意責備他，沒有取笑他，也沒有逗趣他。她只對他淡淡一笑，就伸手接過他的帆布袋。

“我來晚了。”王國亭微笑着捧住她的雙腮吻了兩下，又看了她好一會，輕輕地深情地說。

“是的，晚了！”周恩冰與其說是回答他，不如說是在自言着。

“恩冰，今天風好大，又是頂頭風，輪船這機械化東西變成老牛啦，直喘粗氣跑不快。你恐怕也等急了吧？輪船要是准點，我一點鐘就到了，你看，我們被它剝削了兩個多鐘點！”

王國亭一邊興致勃勃地說着，一邊不安靜地走來走去。一會兒他摸摸周恩冰的被褥是否够暖，一會兒看看她新制的大

衣式样是否新颖，一忽儿又走过来笑迷迷地对着她，还眨着眼睛左右端详着她新近拍摄的照片。他的整颗心飞翔在幸福里，以致使他一时会粗心大意地忽视周慰冰的情绪失常。仍在热情地说下去：

“爱情这个东西真是个鬼东西！慰冰，早两三年，我可一点也没有认识到它的力量，觉得爱情有什么了不起，没有爱情也活得很快乐。现在我才懂得一个人有了爱情，他会活得更快乐更带劲！——噢，你为什么不高兴？”

直到这时他突然发现什么似的，一步跨到她身边，詫异地問道。

周慰冰一直呆木木地坐着，好象室内并没有第二个人存在似的。她蓦地从沉思中惊醒过来，嚅嚅地回答说：

“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。”

“不对，一定有什么。”

王国亭把她扶起来，贴在自己胸前，右手轻柔地抚摩着她的头发，使她的脸微微仰起。他低声问：

“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，受了感冒？”

她摇摇头。

“学习中碰到困难了吗？”

她摇摇头。

“家里发生什么问题啦？”

她摇摇头。

“受到什么委屈啦？”

她还是摇摇头。

“你为什么不說，慰冰？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見呢？你大胆提好了，我一定虛心接受，好嗎？”

“不，不！”周慰冰微微一笑說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見。

“慰冰，你有什么痛苦什么困难还不能告诉我嗎？你听听。”他側轉她的头，把她的耳朵紧紧地貼在左胸口：“在跳，是不是？这颗心里有你的血呢！”

“真的没有什么，国亭。”

“我不相信，我們几次見面，那一次你都不是这样。今天我为什么来的？你却偏偏这样。你一定有什么不愿意告诉我。”

“你不要問好不好？”周慰冰睜着一对央求的眼睛說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周慰冰沒有立刻回答。她的右手摸弄着他的肩章上的五角星，她的仰起的臉慢慢低下来，靠在他的肩窩。兩片嘴唇翕动了一下，又馬上閉住了。

“为什么？慰冰，告訴我吧，有什么困难，我也可以帮助帮助你。你这样子，叫我多难受阿！”

“叫你不要問，你一定要問！”周慰冰忽然賭气似的大声說。

“好吧，服从命令听指揮！”

王国亭一揮手笑笑說。心里想：“准是姑娘家的什么事兒！”也就不便盤根究底的追問下去。生活中誰會沒有小小的波折，或者是感情上的微微的漪漣？他自己有时也会产生莫名其妙的愁悶，自己也說不出所以然来。何況此刻他的心情

是这样轻松愉快；周慰冰温情脉脉的信，还只是几天以前的事；并且，他觉得：要是周慰冰的爱发生丝毫怀疑的话，那是对她的侮辱，是出于自己卑鄙的自私的灵魂。所有这些，使他压根儿不会想到有什么严重的意外的变卦。他重新扶着她坐下，给她披上大衣，倒上一杯开水，解开帆布袋取出一个纸包递给她说：

“我们营长到杭州养病，我请他买了几幅绒锦，有一幅‘银河夜渡’织得真好，美极了。你看看喜欢不喜欢，明天我们去配几个镜框把它挂起来。”

周慰冰接过纸包，轻轻放在桌子上没有拆开来。

王国亭弯着腰，半倚在她的身上，从右胸前口袋里掏出结婚申请书。上面关于他自己的项目，他已经填好了，盖了章，他小心地把它摊开，送到她面前说：

“见到你的信，我比什么都高兴。我们政委亲自把这张东西送来，叫我们当面填好，免得寄来寄去浪费时间。同志们都向我要糖吃。你马上填一下好吗？什么时候结婚由你决定，你说五一就五一，你说八一就八一，我无条件服从。——当然，最好是五一。你看，就是五一也还有两个多月啦！”

周慰冰捏着申请书的手指颤抖着，一颗晶莹的泪珠忽然涌出她的眼眶，挂在她长长的墨黑的睫毛上，又徐徐沿着脸颊往下滴在申请书上。那上面用蓝墨水填着的“王国亭”三个字被泪水蒙住了。

王国亭大惊失色，连声问着：“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，……”他伸手想收回申请书，这时，周慰冰忽而冲动地擒着紧紧握住

他的手，把面孔埋在他粗大的手掌里，放声痛哭起来。

王国亭猛然间惊愕得不知所措，一种不幸的预感象夏天雷雨前的乌云压上他的心际，但是，他很快就镇定过来，一声不响地让周慰冰哭过一阵，等她平静下来，才尽力用宽慰的语气说道：

“慰冰，不管是什么困难什么挫折，总是能够克服的，只要可能，我会尽我的力量帮助你。要是……是我使你痛苦，你也尽可以告诉我。慰冰，相信我，只要你幸福，随便怎么样我都愿意。”

周慰冰慢慢摇着头，叹了口气。半晌，她没头没脑地问道：

“国亭，假使一个人失去了爱情，他会怎么样？”

“那当然是痛苦的，象这样的创伤恐怕一辈子也难治好吧。”王国亭回答说，接着他又惊诧地问：“你为什么这样想？慰冰，谁失去了爱情？”

“他会怎么样？你说，怎么样的痛苦？”周慰冰执拗地问道。

“那得看具体情况，爱情愈深，痛苦也愈大。真正的爱情是永远忘不掉的。”

周慰冰又陷入沉思中。她愁眉紧锁，一双下弦月般的眼睛显得那么忧郁、烦乱、心事重重。过了好一会，她又问道：

“国亭，你知道不知道我为什么没有结婚？”

“你不是在学习吗？”

“不是这个意思。”她苦笑笑，深情地望着他。迟疑了片

刻，才坚决地说：“国亭，我告诉你，全部告诉你，你再告诉我，我应该怎么办？”

“好，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力量帮助你！”王国亭說得很严肃，他拉过椅子坐在她对面，等待着她的叙述。

周慰冰思索了一下，緩緩地开始說：

“以前我有过一个爱人，我們是鄰居，从小在一起長大，在一个学校里念过書，我們的感情很好，他非常爱我。他很勤儉，很用功，对人很真誠。我的父亲是中医，他的父亲开了一月中藥鋪，我父亲就在他們店里开业，他开的藥方在他們店里配，双方都有好处，所以兩家的关系非常亲热，就象一家人一样，人人都笑我們是天生的一对，我們的父母亲也早有这个意思。后来，那还是一九四四年，有一个病人忽然死了，我父亲說是他們配錯了藥，他父亲說是我父亲看錯了病，兩個人狠狠吵了起来。吵架本来没有什么，吵过也就算了。可是我父亲偏偏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，你罵他别的都可以，你說他看錯了病，就象要了他的命。他赌气搬了出来，还到处借債，也开了一月中藥鋪，兩家唱起对台戏，互相竞争傾軋。这样，我們兩家就变成了冤家对头，而且仇恨越結越深，兩家人天天見面，同住在一个院子里，可就象生活在兩個世界上。我們倆也被禁止在一起，尤其是他母亲把他管制得很严，只要見他朝我看一眼，馬上一个耳光。家庭虽然这样压迫我，我們还是偷偷爱着。压迫愈重，我們爱得愈深。他向我保証決不受家庭的影响，一定要斗争到底，爭取自己的幸福。解放之后，他从大学毕业了业，我們就分开了，我一直不知道他在那里，也沒有

收到过他的信，我等过他，等了四年，等他回来，直到我認識你……”

回忆起那一幕幕辛酸的往事，回忆起过去四年中的焦急的等待和在絕望中的掙扎，回忆起这二年来复活了的爱情，面对着本来是那么幸福的未来，却突然发生了这样棘手的为难的事情，她痛苦得說不下去了。

王国亭溫存地安慰說：

“慰冰，过去的事情忘了吧，过去的总是过去了，想它也沒有用。生活是永不会靜止的，我們應該多想想今天，想想明天。”

“是啊，以前我也这样想，过去的就讓它过去了吧，不必再提起它，所以我沒有詳細告訴过你。我不是想隱瞞你，国亭，我爱你就应该对你忠实，我是不愿引起你的痛苦，我更希望自己完全忘掉它，忘掉过去——为了你，我应该这样……”

“我相信你，完全相信你，慰冰，不要难过。”王国亭紧紧地握着她的手，感激地說。

周慰冰怔怔地望着他，过了好一会，她的視線才慢慢移开去，停栖在那張結婚申請書上。她的决心动搖了，她有些懊悔这一番話——这并不是过去了的事情呵，这恰恰是摆在眼前的难题，是冷酷无情的现实！她應該告訴他嗎？她忍心使他痛苦嗎？他今天满怀热情地赶来，这等于是一刺刀刺进他的胸膛啊！……可是，不告訴他又怎么办呢？这难道完全是她的过錯嗎？結到头来总要設法解开的，她一个人沒有力量来解开它，也不知道怎样来解开它！她需要他的帮助，她信任他

一定会帮助她解开这个难解的結。这样一想，她重又鼓起勇气說：

“他今天忽然回来了！……”

“啊——，回来干什么？”

“剛才他来看过我，他說他在西藏的一个地質勘探队里工作，这六年中間給过我許許多多的信，可是我一封也沒有收到，真的沒有收到，这些信不知哪里去了。他还說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解决我倆的事情。国亭，我心里乱得很，不知道該怎么办，你告訴我，我該怎么办！”

“……”

王国亭根本沒有意料到会發生这样复杂的严重的問題。从前，当他参加革命——生命上的重大轉折，接着是緊張、艰苦而又頻繁的战斗生活，每一次胜利的狂欢，慘痛的失敗，战友們的牺牲……在他的心海里都激起过巨大的浪花，可是，从来也不象現在这样的滋味。几分鐘前他的喜气洋洋、兴致勃勃的神色，霎時間被刮得連影子也不見了；他的面色变得那么严峻而痛楚，呆滯的沒精打彩的目光凝視着窗外阴沉沉的天空。他一句話也沒有說，他既不知道該說什么好，而且好象衰弱得連动一动嘴唇的力气都丧失了。他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，抽得非常凶，以致滿滿的一盒烟很快就空了，把室內弄得烟霧騰騰。周慰冰把烟盒偷偷藏起，低声地怨恨着自己：

“我不好，都是我不好……”

风停了，雪花却愈飄愈大。……

二

周慰冰調到护士訓練班去学习已快半年了，她和王国亭的婚期就因为她調去学习而耽擱下来的。現在离开結业只有个把月了，所以她写信約王国亭趁春节假期到宁波来，大家見面，同时也可商定結婚的日期和地点，把申請結婚的手續办一办。这样她一結业就可以举行婚礼，不需要再等待了。

昨天晚上周慰冰才从护士訓練班回来。她已經接到王国亭的回信，知道他今天来宁波。整个早晨，她一边快乐地哼着：“讓你好好安睡，不会做那惡夢，这是边防軍人帶來的幸福，……”一边忙碌地把臥室收拾得干干淨淨，打扮得整整齐齐，殷切地等待爱人。十点鐘左右，她正斜躺在床上休息，房門篤篤地响了几下。一股溫暖的血冲进她的心房，轉瞬間流通全身。她跳跃着过去开门，可是門一开，站在門框中間的不是王国亭，而是一別六年的朱明！

“啊，你？”她吃惊得失声叫道。

“是啊，一点都沒有想到吧？”朱明跨进門說：“你很好吧，”

“好……好……很好……”周慰冰惶乱地搖頭說。

“当然很好咯！所以不愿給我信啦！”

“我，我不知道你在哪里呀！”周慰冰几乎喊道。

“难道我給你这許多信一封也沒有收到？嘿，我們的邮政工作大概还不会这样糟吧？”

“沒有，真的沒有！”

朱明穿着一件草綠色皮領茄克，一条藍色棉馬褲，一双巨

大的帆布毛皮鞋，一頂帶有兄弟民族风味的兔皮帽子。他長得很英俊，身材高大，胸部開闊，全身洋溢着青春的活力；在他的言談舉止中，仍不脫一個大學生的風度。他的炯炯的日光警惕地在周慰冰的身上、臉上、眼神里，在房間內的每一個角落到處探索，在他的神色中毫不掩飾地流露着狐疑、憤懣和妒意。

周慰冰被朱明的突然出現和他的逼人的目光，弄得心慌意亂，甚至產生了一種恐怖的感覺：她不知道該怎樣應付這難堪的尷尬的局面，她更不知道這局面會怎樣發展下去，造成怎樣的結果。萬一王國亭現在到來，這將怎麼辦？她又是急又是亂又是怕，偏促得不知怎麼才好，她連說一聲：“請坐！”都忘記說了，只是愣愣地站在房間中央。過了很久，她方才想起該倒一杯開水給朱明，可是她却把熱水瓶的軟木塞子放進了茶杯，把茶杯蓋塞到熱水瓶上去。茶杯里濺出來的開水燙痛了她的手背，疼痛似乎使她清醒了一些，她把開水倒在痰盂里又重新倒了一杯。

她把杯子遞給朱明的時候，竭力裝出一副自然的口氣問道：

“明哥，你在哪里工作？”

“我畢業後分配在地質勘探隊工作，跑遍了半個祖國，現在在西藏高原。”朱明說得很急，聲音很響，好象很氣憤很不願意似的。

“什麼時候回來的？”

“昨天半夜裏。”

“回來有什麼公事嗎？”